

妾侍对上通仕：剖析南宋继承案 《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

柳 立 言

内容提要：北宋初年颁布的《宋刑统》规定，父母服阕后子女分产，未婚姐妹只能分到兄弟聘财的一半，但根据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未婚姐妹可分到兄弟继承父亲遗产的一半，称之为男2女1法。有学人主张，男2女1的分产比例仅是审理者出于同情心而“多给”弱势孤女的“特例”，并非常法。本文反驳“多给”和“特例”的说法，指出审理者其实是“少给”了孤女，而无论多给或少给，均与男2女1法完全无关；并详细解读相关史料，希望不要再生误解。

关键词：在室女 分产 照顾 孤幼

前言

宋承唐律，北宋初年颁布的《宋刑统》有90%以上都是沿袭唐代，但后来有些发生转变，与唐律截然不同。诸法之中，自以家庭法的影响最为广泛，因为凡是子女就有父母，均受家庭法的约束。

宋代家庭法之中，争议最大的，大抵是未婚的女儿（在室女）究竟可分得父亲的多少遗产。到今日为止，论争近六十年而未休，参与的中、日、西历史和法律学人亦近十五人^①。

简单说，父母死亡，兄弟姐妹服丧期满，便可瓜分父亲遗产，姐妹可得多少？若姐妹已婚，曾得过嫁妆，依法便不得再分，即所谓“已嫁承分无明条”，这是两宋皆然的。若姐妹未婚，未曾得过嫁妆，依法便可分得，即所谓“未嫁均给有定法”^②，但所分得的份额，两宋大有不同。在北宋，根据《宋刑统》所引户令，父母服阕

① 在2004年以前的论争，可见柳立言《宋代分产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上、下（初刊《法制史研究》2004年第5、6期，《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8—49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7页。

(守丧 27 个月)后,兄弟姐妹分产,“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姐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①,未婚姐妹可得到兄弟聘财数目的一半,可称之为聘财法或旧法。到了南宋,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若干案例及其所引法条,“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②,未婚姐妹可得到兄弟继承份额的一半,如兄分到 100 万,未婚妹可分到 50 万,即男一份女半份,可称之为男 2 女 1 法或新法。这个从聘财之半增加为继承份额之半的巨大变化,不管是质变或仅是量变,应如何解释?

邢铁先生的《南宋女儿继承权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一文提出一己之见,主要有两点:一是“论者误读这个案例的原因——把审理者因同情而多给孤女的份额,简单地等同于女儿家产继承权的扩大了”,二是“考察家庭史问题的时候不能把特例当成一般”^③。简单说,邢铁认为:出于同情心,审理者刘克庄用男 2 女 1 的分产比例,“多给”了孤女,相对就是少给了跟她们一起分产的人,而这是“特例”。个人认为,无论是逻辑推理或史料论证,都难以支持邢铁的看法,分论如下。

一 逻辑推理难以成立

针对旧法与新法的转变,撇开不同的解释,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父母服阙后,在室女可分得父亲若干遗产作为嫁妆或生活费(例如不嫁),是两宋皆然的,不是说北宋时分不到,到了南宋时才分得到。但是,较诸北宋旧法,南宋新法大幅度增加了在室女的所得,实际上是以减少儿子所继承的父产份额,来增加在室女的份额,可简称为“少给男以多给女”,这是新法最重要的变化,学人必须掌握这个重点,分析时才不致本末倒置或误中副车。

个人认为,要照顾孤幼,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政府本来就有检校法,不必扯到分产法。假如男 2 女 1 新法真的是为了照顾孤幼,我们首先要问:由谁来照顾?研究者回答时,必须面对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

(一) 男 2 女 1 法是“限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家庭分产法,跟别人无关。

(二) 假如真有照顾孤幼的用意,也只“限于”分产的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照顾,跟别人无关,因为别人拿不到一分钱。若由别人来照顾,反会产生诸多疑点,例如:

1. 需要照顾的是幼弟时:兄或姐不照顾而由别人来照顾,那为何反而少给了需

① [宋] 龚仪等编修,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卷一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21—222页。

② 《清明集》卷八,第277页。

③ 邢铁《南宋女儿继承权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9—124页。

要照顾的幼弟（少给男），来多给不用照顾他的姐姐（多给女）？

2. 需要照顾的是幼妹时：兄或姐不照顾而由别人来照顾，那么也许少给兄是对的（少给男），但为何也多给不用照顾幼妹的姐姐（多给女）？又为何这位不需要受人照顾的姐姐，跟需要受人照顾的幼妹，是拿一样的多？

3. 需要照顾的是幼弟和幼妹时：兄或姐不照顾（如无兄姐）而由别人来照顾，那为何要少给幼弟来多给幼妹（少给男以多给女）？多给幼妹有何道理？

故此，若以“照顾孤幼”来解释这个“少给男以多给女”的分产法，就只能限于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相照顾或互惠，不能由别人来照顾。

（三）那么，兄弟姐妹之间由谁照顾谁？

（四）依照逻辑推理，新法既是“少给男以多给女”，那当然是让多得之女来照顾少得之男，而不是让少得之男来照顾多得之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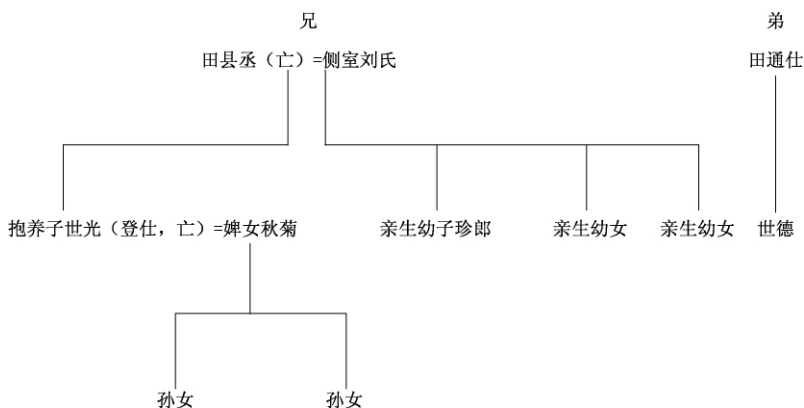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四点可知，假如新法的目的是照顾孤幼，也只能是照顾少得的男性，而邢铁主张是用来照顾多得的女性，就根本违反逻辑推理，更致命的，是他完全误读史料。

二 史料论证不能成立

跟男2女1法相关的案件屈指可数，最重要的一个，当属刘克庄所判的《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附件）。顾名思义，邢铁《南宋女儿继承权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的论点就是建立在此案件。下文一面解读此案，一面指出邢铁的论点违反基本史实的地方，例如（1）刘克庄不但没有“多给”孤女，反是“少给”了孤女；（2）无论是多给或少给，都与男2女1法完全无关；（3）所谓“特例”，应是法无明文，假如有法可据，就不是特例而是依法而判，而刘克庄正是依法而判。

《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发生在南宋（1127—1279）理宗期间约淳祐四至六年（1244—1246），地点在江南东路南康军建昌县，审理者是江东提刑刘克庄（1187—1269，任期1244—1246），内容尽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第251—257页，跟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卷一九三第1726—1730页，是没有多少差别的^①。当事人的关系如下图：

^① 充分掌握本案的基本重要事实（如阶段性发展和八份关书等），分析最精到，对笔者启发良多的外国学人研究成果，当推 Bettine Birge 的 *Woma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 (960—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1—84.



田县丞抱养世光，法律上视同亲子，享有完整的继承权，事实上他已受荫取得登仕郎的文散官衔，故有时称世光，有时称登仕。刘氏是县丞的妾，甚得宠信，一直掌理家事，共生一子（珍珍或珍郎）两女，均未成年。县丞和登仕先后去世，刘氏的幼子珍郎成为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和未来的家主，刘氏母凭子贵，也确是家中身分最高的长辈，乃继续掌管田县丞的遗产。

案发的原因，是田县丞亲弟田通仕（通仕郎是选人阶名）以登仕死而无子，本房家业无人继承，乃撰造登仕遗嘱，谓由己子世德入继，以为可以独得登仕全份家业，当时“田通仕执留登仕丧柩在家，以为欺骗孤幼，占据产业之地”^①。刘氏不服，“以丞妻自处”，提出上诉，拒绝命继。第一位审理者判刘氏得直，没有批准命继，而且“产业听刘氏为主”^②。通仕上诉，第二位审理者刘克庄仍判刘氏得直，没有批准命继，而且县丞遗产仍听刘氏为主。未几，案情急转直下，刘克庄得悉刘氏是妾不是妻，并意图把登仕一房应得的遗产吞并给亲子珍郎，于是改判：准许通仕之子入继，县丞必须分家，刘氏只能保管亲生子女之分，不能保管登仕子女之分。

不妨设身处地去想，假如我们是刘克庄，要解决多少问题？一共四个：

1. 通仕之子入继的问题，反对者是侧室刘氏等人，解决办法是去说服她们。
2. 准许入继之后，防止通仕吞并登仕一房产业的问题，解决办法是去确定入继子可分得多少遗产，并让通仕和刘氏等人接受。
3. 防止刘氏吞并登仕一房产业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替县丞分家，刘克庄要让刘氏接受。
4. 如何替县丞分家的问题，即要确定登仕一房、珍郎，和珍郎两妹每人可分得多少遗产。

这四个问题构成了全部判词的重点，刘克庄没有东拉西扯，研究者也不要牵强附

① 《清明集》卷八，第256页。

② 《清明集》卷八，第252页。

会。提出“合理”的怀疑是应该的，但无理或无根的怀疑只属捕风捉影。我们提出答案时，固然要考虑它“能否成立”，提出问题时，也应考虑它“能否成立”。

解读本案最需要留意的，是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亦即三次判决。刘克庄在作出第一和第二级判决时，没有看到所有的资料，直至第二判之后，才看到所有的资料。我们分析当事人的权益，亦应分清阶段，不要混在一起。以下分析的重点是当事人的分产比例，与此无关的枝节就不谈了。

第一阶段：只知有登仕和珍郎两位儿子

根据田县丞侧室刘氏提供的资料，刘克庄只知道田县丞有两个儿子，即死去的登仕郎世光和在生的珍郎珍珍，不知道他们有两位妹妹和登仕已有两女。他的判决是将田县丞遗产交给刘氏掌管，暂不分产，也不替登仕树立继子，反映刘克庄可能认为登仕孑然一身，没有甚么可以继承的。

必须补充指出，假如此时要分产，就必须查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田县丞去世时，登仕是否已经去世，即儿子是死在父亲之前还是之后，因为这牵涉不同的分产比例。假如登仕死在父亲之后，他跟珍郎两兄弟分产时，根据诸子均分之法，就是登仕一份，珍郎一份，分产比例是 50%：50%。假如登仕死在父亲之前，他（事实上现在是他的二房）跟珍郎两兄弟分产时，“在法：诸分财产，兄弟亡者〔分产的兄弟之中有人已死亡〕，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无男者，承夫分”，此即代位承分，由别人代替登仕来跟珍郎分产，取得应得之“分”（份额）。别人是谁？依次是由登仕诸子代父承分，可得全份，如无诸子或诸子尚幼，就由登仕守节的寡妻代夫承分，亦得全份，如无寡妻，北宋时法无明文，但南宋时可由诸女代父承分，但最多只得半份^①。所以，若登仕死在父亲之前，既无子亦无妻，便由二女代父承分，只能得半份，亦即登仕一房只能得到县丞遗产的四分之一，珍郎一房（珍郎只有一人，为行文方便，有时亦称作珍郎一房）得到四分之三，分产比例是 25%：75%。不过，前引判词说，登仕叔父“田通仕执留登仕丧柩在家，以为欺骗孤幼，占据产业之地”，看来登仕当死在父亲田县丞之后，否则今日之霸棺不葬、争占产业，和强行立嗣等事也应看到县丞的身影。由此言之，当县丞去世时，登仕犹在，应按诸子均分之法，遗产由登仕一房与珍郎一房均分，即使登仕在父亲去世之后但在正式分产之前便死了（例如守父丧 27 个月期间不得分产），仍是两房均分得二分之一，不是研究者所说的由他的两位

^① 《清明集》卷七，第 220 页，明显是根据《宋刑统》卷一二，第 221 页，两宋并无改变；详见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 479—483 页。

女儿代位承分得四分之一^①。必须再次强调,除了特殊状况如儿子失联之外,代位承分的大前提,是有权分得父产的儿子死在父亲之前,乃由别人代替他,去跟他的兄弟分割父亲遗产,不符合这个大前提的,就不是代位承分^②。

有些学人将律文“兄弟亡者,子承父分”的后句,解作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property of legacy),其实“分”字应解作父叔伯姑分割遗产时,亡父应该分得的“份额”(share),由儿子代替亡父去继承。请想想,儿子要继承父亲的家业,前提是父亲先行继承祖父的遗产,现在父亲已死,如何去继承?乃由儿子代替他去继承,故谓之子承父分。

总之,就法律上言,登仕死在父亲之后,故是由登仕跟弟弟珍郎分割父亲的遗产,乃按照诸子均分之法,登仕一房得一半,珍郎一房得另一半。必须强调,诸子均分之法是数“房”而不是数“人头”,一房一份,即使登仕有十个子女,仍是一房,只分得一份,不是十份。就现实上言,登仕虽死在父亲之后,但生前没有跟弟弟珍郎分割父亲的遗产,去世之后,乃由他的本房子女代表他跟珍郎均分,得到一半,再由本房子女瓜分这一半,故判词说“登仕二女合与所立之子共承登仕之分”,最后四字是指“登仕从父亲遗产那里应分到的份额”。判词又说,“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是指发现县丞还有二女,此二女有资格跟亲兄珍郎和另一房的亡兄登仕,一起分割县丞的遗产,即由兄弟姐妹四人,而非只由兄弟二人分产。此处“承父分”似乎是指继承父产之意,事实上是指跟别人分割父产之意。审理者或有用“子承父分”来泛指儿子继承父产,但当子承父分是指代位承分时,便不能将两者混淆。

第二阶段: 只知有登仕和珍郎两子及登仕有两女

这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有三: 一是刘克庄发现刘氏隐瞒了登仕有两个女儿。登仕原来是“一房”(登仕、两女及生母秋菊),可见刘氏意图把登仕一房应得的财产吞并给自己亲生的珍郎。二是刘克庄强要刘氏分家,把田县丞的遗产分给登仕一房和珍郎一房,不让她一人独揽两房财产。三是准许田通仕之子入继登仕,并确定了入继子跟登仕两女分产的比例。

我们必须牢记,刘克庄尚未知道刘氏还有两位女儿,她们跟这阶段的分产是完全无关的,这就是《清明集》卷八第251至253页的判词何以命名为《继绝子孙止得

① 张晓宇《室中物——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4页说“两名在室女其实属于代位承受,即代父亲世光承分祖父田县丞财产……即两名在室女只能得到世光所分田县丞财产的一半,即总数四分之一”。要得出这个四分之一的比例,便得先证明田县丞去世之前,世光已去世了。接下来的第94页至第95页纯属张氏的捕风捉影。我们不妨想想,假如世光一房只应得到田县丞遗产总数的四分之一,现在却得到二分之一,那么首先要抗议的是刘氏,轮不到我们。刘氏连世光二女比二姑多得一些也抗议,岂会坐视她们得到更多?不要忘记,她是有讼师帮忙的。

② 学人误解代位承分,因此错读案例如《清明集》卷八,第260页《嫂讼其叔用意立继夺业》及卷八,第280页《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等,见柳立言《南宋在室女分产权探疑——史料解读及研究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2012年,待刊。

财产四分之一》和判词完全没有提到刘氏两女的原因。

刘克庄说：刘氏“以丞妻自处，而绝口不言世光二女见存，知有自出之珍珍，而不知有秋菊所生之二女。所以〔上一位审理者〕蔡提刑有产业听刘氏为主之判，而当职〔即克庄本人〕初览刘氏状，所判亦然。是〔刘氏〕欲并世光一分归之珍珍，此刘氏之谬也”^①。知道真相后，他现在要保护登仕一房应该分得的遗产，免受刘氏的兼并，最好的办法，理当是分家，使帐目分明。

那如何分割田县丞的遗产？现在的分产当事人有两方，一方是珍郎，另一方是登仕一房的两女和入继子。虽然合计四人，实质只有两房，故田县丞遗产的分割原则，是按照县丞死亡之际，登仕与珍郎“并存”的情况，依诸子均分之法，登仕一房与珍郎一房各得一半，登仕一房得到一半后，才轮到入继子和二女来分这一半。为了让研究者一目了然避免再次误读，或将这阶段所用的法条误用到其他阶段，我们只有不厌其烦，将判词引用的“所有”法条悉数放入下文：

（一）登仕一房与珍郎一房，依诸子均分之法，均分父亲田县丞的遗产（目前只分不动产）

判词一开始就说“田县丞有二子，曰世光登仕，抱养之子也，曰珍珍，亲生之子也。县丞身后财产，合作两分均分。世光死，无子，却有二女尚幼。”^②由此可知，克庄已知登仕无子而有二位幼女，但他仍只分给登仕一份，此即按“房”来分，不是按人头来分。判词又说“县丞财产合从条令检校一番，析为二分，所生母与所生子女各听为主”^③，这不但重申登仕一房与珍郎一人一半（即“析为二分”），而且确定由刘氏主掌珍郎之份，由秋菊主掌登仕两女之份（即“所生母与所生子女各听为主”），一方面防范刘氏兼并登仕之份，另一方面防范田通仕干预登仕一房的财务。

（二）准许入继后，入继子与登仕二女，依户绝分产法，分割登仕一房所得遗产

邢铁认为，男2女1的分产比例是刘克庄用来保护登仕两女和刘氏两女，敌人是那位入继子，背后是田通仕。他说“这是常见的小叔欺负寡嫂孤侄的问题，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审理者都是同情弱者，刘克庄也是尽量照顾刘氏母女的利益，压制田县丞的弟弟……还有一层，两代寡妇一个是私通的小妾，一个是收房的丫鬟，虽然判词说‘今丞与登仕皆已矣，止（只）是两个所生母耳’，身分毕竟与正妻不同，审理者不便过多地关照，所以就主要照顾两代孤女了。明白了这个大前提，才能准确地分析这个家庭中女儿所得的家产数额增多的原因，才不至于把数额的增多简单地等同于继承权的扩大。”^④

① 《清明集》卷八，第252页。

② 《清明集》卷八，第251页。

③ 《清明集》卷八，第253页。

④ 《南宋女儿继承权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第120—121页。

这里三个疑问：一是入继子（即田县丞弟弟田通仕的儿子）加入分产，曾否影响刘氏两女的所得？二是入继子跟登仕两女分产时，是否采用男2女1法？三是刘克庄有没有少给入继子以多给登仕两女？答案都是否定的：一是当入继子分产的份额确定不变时，刘克庄尚未知道刘氏有两位女儿，三人的分产互不相干。邢铁说“刘克庄也是尽量照顾刘氏母女的利益，压制田县丞的弟弟”，明显是将刘氏两女提早登场了。二是入继子跟登仕两女分产时，并没有采用男2女1法。三是入继子与登仕两女分产的比例，是完全依照户绝法的规定，刘克庄是完全依法行事，既无特例可言，也谈不上多给谁少给谁，试述如下：

尽管昭穆不顺，刘克庄还是准许田通仕之子入继登仕（世光）以免绝祀，而为了防止通仕父子霸占登仕一房全部产业，刘克庄在判词里前后一共五次确定入继子与两位幼妹应如何分割登仕一房刚刚分到的遗产，可让我们清楚看到，刘克庄是否采用了男2女1法来多给登仕两女：

第一次说 “考之令文：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又云：诸已绝而立继绝子孙，于绝户财产，若止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① 十分明显，根据户绝法，命继子只得四分之一，两女得四分之三。

第二次说 “若刘氏、秋菊与其所生儿女，肯以〔通仕之子〕世德为世光之子，〔世德〕亦止合得世光全户四分之一，通仕虽欲全得一分，可乎？”^② 即命继子只能得到登仕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

第三次说 “照前日和议，姑以〔通仕之子〕世德奉世光香火，得四分之一，而以四分之三与世光二女，方合法意。”^③ 也是命继子只得四分之一，两女得四分之三。

第四次说 “县丞财产合从条令检校一番，析为二分，所生母与所生子女各听为主，内世光二女且给四之三。”^④ 这次说得清楚不过，先将县丞遗产分为两半，一半给珍郎，一半给登仕，然后在登仕所得的一半里，分割四分之三给登仕两女，剩下的四分之一留给将来入继之子。

第五次说的有点长，还引起邢铁和其他研究者的严重误读和误算，只好先引原文，再用白话解读：

唤上田族尊长，与通仕夫妇、刘氏珍郎并秋菊二女，当官劝谕，本宗既别无可立之人，若将世光一分财产尽给二女，则世光不祀矣。

通仕初间未晓条法〔案：户绝分产法〕，欲以一子而承世光全分之业，所以刘氏不平而争〔案：指刘氏拒绝命继，亦即本案“刘氏诉立嗣事”的由来〕。

① 《清明集》卷八，第251—252页。

② 《清明集》卷八，第252页。

③ 《清明集》卷八，第252页。

④ 《清明集》卷八，第253页。

〔通仕〕今既知条法，在室诸女得四分之三，而继绝男止得四分之一，情愿依此条分析，

在刘氏珍郎与秋菊二女，亦合存四分之一，为登仕香火之奉。^①

这段判词的目的是甚么？是劝谕跟命继有关的众人，都不要太过坚持己见，亦即进行判词所说的“和议”或今日所谓的协商（negotiation 或 compromise）。除了劝谕“亦以〔继子〕昭穆不当为疑”的田族尊长之外，刘克庄主要是劝谕两方人马，一方是田通仕夫妻，另一方是刘氏、珍郎、秋菊和两位女儿共五人（请注意没有刘氏二女），请双方各自让步，即一方面要求田通仕不要坚持入继子独得登仕产业，另方面要求刘氏等五人不要坚持不命继。上述引文的重点是说：

通仕本来不熟悉户绝分产法，以为入继之子可独得登仕一房全份户绝产业，乃引起刘氏的争讼，不愿命继。

现在通仕知道，依照户绝分产法，命继之子只能得到四分之一，也就愿意按照这户绝法来分产了，

那么刘氏、珍郎、秋菊和两位女儿等五人，也合该同意命继，并依照户绝分产法，在登仕户绝产业中留下四分之一给命继子，使登仕有后了。

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这段判词从头至尾，都是针对命继及与之相关的登仕一房户绝产业，既跟珍郎所继承的非户绝产业无关，更扯不到在现阶段还未出现的珍郎二妹。第二，判词最后说“在刘氏珍郎与秋菊二女，亦合存四分之一，为登仕香火之奉”，这句里的四分之一，不是邢铁和其他研究者所误解和误算的，谓由某些人交出“他们所得的四分之一”^②，而是入继者根据户绝法所应得到的“四分之一”，不是其他比例。我们只需将上引判词内五次提到“四分之一”的史料集中来读，不要分开来读，便可真相大白，例如：

（1）“若刘氏、秋菊与其所生儿女，肯以世德为世光之子，〔世德〕亦止合得世光全户四分之一”。

（2）“〔通仕〕今既知条法……继绝男止得四分之一，情愿依此条分析”。

（3）“在刘氏珍郎与秋菊二女，亦合存四分之一，为登仕香火之奉”。

这三句里的“四分之一”是指同一样东西，即25%。第（1）和第（2）句是说继子可从世光（登仕）全户之内“拿25%”，第（3）句是说应从世光户内保留

① 《清明集》卷八，第253页。

② 除了邢铁误读，张晓宇《奁中物——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第94页亦把“刘氏珍郎与秋菊二女，亦合存四分之一，为登仕香火之奉”，误解为“于是把分给世光二女的四分之三中抽四分之一出来，以充世光的安葬费”。从计算上便知有问题：两女合得37.5%，四分之一是9.38%，如何凑出12.5%的安葬费？除非从入继子所得的12.5%里也抽出四分之一，即3.12%，如是，则两女各得14.06%，入继子得8.38%，与判词及关书每本均是12.5%都不符，而两女各得14.06%，仍多于二姑各得的12.5%，问题仍无解决，请详见正文的分析。

(“合存”) “25% 给”继子(香火)。句(1)和句(3)的“合”字同义,是“该”之意。

读者也许质疑,既然只需要秋菊和二女从登仕的户绝财产里拿钱出来给命继子,不需要刘氏和珍郎出钱,那似乎只需要劝谕秋菊和二女接受命继,为甚么还要提到刘氏和珍郎?这可从三方面说明:一是按照立嗣的优先权,依次是死者之妻(即立子)、父母(立孙)、直系近亲尊长(如祖父母之立曾孙),和旁系近亲尊长(如叔伯之立侄),但秋菊不具妻的身分,刘氏只是庶母,故依法轮到叔父通仕,但在情理上应得到秋菊和刘氏的首肯,因为一旦命继,刘氏等五人将成为命继子的亲属,依次是祖母(刘氏)、叔父(珍郎)、母亲(秋菊),和兄妹(登仕二女),彼此都有服制。二是命继之后,必须分产给命继子,这就直接影响登仕二女的分产所得,故在情理上应得到她们的首肯。三是县丞的遗产目前掌握在刘氏手里,故未尝不可说是从她那里把钱拿出来分给秋菊(登仕一房),再由秋菊拿出来分给命继子。这三方面密切相关,句(1)提到刘氏,是请她同意命继(“肯以”),句(3)提到刘氏,是请她同意命继后,要依照户绝法的分产比例(“合存四分之一”),而不是其他比例,分给命继子。

读了这些判词原文,可知入继子与登仕两女的分产比例是依照户绝法,既与男2女1法完全无关,也没有故意多给两女以少给入继子。此外,入继子的分产在这阶段业已完成,假如在这阶段找不到多给少给的证据,就不要再枉费心机了。我们何不想想,入继子与登仕二女分产的比例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是聘财之半法,两女只分得继子聘财的一半。第二是男2女1法,两女只分得继子继承份额的一半,即一女25%:一女25%:继子50%。第三是户绝法,两女合得四分之三,即一女37.5%:一女37.5%:继子25%。究竟是哪一种法让两女分得较多?当然是户绝法,哪一种法让两女分得较少?当然是男2女1法。

判决之后,刘克庄便要执行,“案录当职前后所判三本,一付通仕,两付裘司理,唤上刘氏、珍郎,及秋菊母子,各给一本。所有检校一节,司理狱官,不可至外县,帖都昌王县尉赴司理厅,共议一定之说,前去检校,申”。这就是《清明集》卷八第254页“大凡人家尊长所以心忿者”至第255页首行“以息日后之讼”所说的情况。可见直到执行判决时,刘克庄只知道有“刘氏、珍郎,及秋菊母子”(宋代用语,“子”既指儿子,也指女儿,亦指儿子和女儿,甚至子孙),还不知道珍郎有两位妹妹。个人认为,刘克庄已在执行第二判,可能是他后来不愿改判的一个原因。

总之,这阶段所用的分产法先后有二:第一步是先去分析田县丞的遗产,采用诸子均分之法,故登仕一房的两位幼女跟珍郎一房是对分,三人都是孤幼,完全看不出刘克庄如何特别照顾她们。第二步是分析登仕一房刚得的遗产时,采用户绝法,故两位幼女得四分之三,继子得四分之一,两女所得确是多于继子,这是依法行事,很难

说是出自刘克庄的特别照顾。即使这就是刘克庄故意照顾两位幼女的结果，也是因为他采用对她们有利的户绝法，不是对她们不利的男2女1法。

第三阶段：知道刘氏还有两位亲女

正在执行第二判时，刘克庄发现珍郎有两位亲妹，判词说“前此所判〔即第二判〕，未知刘氏亦有二女。”^①如此一来，由登仕与珍郎兄弟二人分产，变为登仕、珍郎与两妹一共兄弟姐妹四人分产，分产比例完全不同，便要改判，判词接着说：

此二女既是县丞亲女，

(1) 使登仕尚存，合与珍郎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

(2) 今登仕既死，止得依诸子均分之法：

(2.1) 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给二女。

(2.2) 登仕二女，合与所立之子共承登仕之分，男子系死后所立，合以四分之三给二女，以一分与所立之子。

如此区处，方合法意。^②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因为判词此后所述各人的分产比例，完全离不开这段文字，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它在说甚么。

邢铁说“这段话说得有些混乱，按审理者所说，无论登仕在不在世，都是珍郎分一半，两个女儿共同分一半，但如果登仕在世，这属于二女‘合与珍郎均分’；现在登仕不在了，则算是‘以诸子均分之法’分配。”^③其实刘克庄的话一点都没有混乱，只是邢铁将“〔登仕〕合与珍郎均分”一句，误读为“〔二妹〕合与珍郎均分”。针对这点，我用白话把重点说出来：

刘氏的两个女儿既然是县丞的亲生子女，〔她们与登仕和珍郎就是兄弟姐妹〕。

(1) 假如登仕还活着，就应这样分：登仕与珍郎是一人各得一份，两个妹妹一人各得男子的半份。〔即登仕 33.3%：珍郎 33.3%：一妹 16.7%：一妹 16.7%，乃男2女1的分产比例，故谓“二女各合得男之半”〕

(2) 现在登仕不在，就不要这样分，而用诸子均分的分产法来分：

(2.1) 珍郎和两个妹妹合起来得到父亲田县丞遗产的一半，这一份之中，珍郎得一半，两个妹妹得另外一半。〔即珍郎 50%：一妹 25%：一妹 25%，亦是男2女1的分产比例〕

(2.2) 登仕两个女儿和命继子合起来得到登仕父亲田县丞遗产的另一半，

① 《清明集》卷八，第255页。此点颇类似今日民事案件所谓举证之所在乃败诉之所在，刘氏未能充分举证，以致分割田县丞不动产时吃亏了。

② 《清明集》卷八，第255页。

③ 《南宋女儿继承权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第121页。

这一份之中,命继子得四分之一,两女合得四分之三。[即户绝分产法的比例]

它提到的分产法共有三种:

一是男2女1法,适用于两处:一是(1)的“使登仕尚存,[登仕]合与珍郎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二是(2.1)的“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给二女”。

二是诸子均分法:即(2)的“今登仕既死,止得依诸子均分之法”。

三是户绝分产法:即(2.2)的“合以四分之三给[登仕]二女,以一分与所立之子”。

这三法之中,户绝分产法不过是重申第二阶段的判决,毫无改变也毫无影响,可以不论,以下只谈前二法(男2女1和诸子均分法),相关史料在《清明集》卷八第255—257页,请研究者不要再跟其他阶段混淆了。

(一)男2女1分产法:特例还是法有明文?

当刘克庄只知道有登仕一房和珍郎一房时,分产自然用诸子均分法,现在多了两位幼妹,变成兄弟姐妹分产,应如何重新分配?不外两个可能性或选择,一是聘财之半法,二是男2女1法。很明显,登仕没有正妻,珍郎尚属年幼,都不曾付过聘财,既无先例可援^①,克庄乃指出,应该采用男2女1法,它是否邢铁所说的特例还是法有明文?

除了上述引文的(1)和(2.1)前后两次提到男2女1的分产比例外,刘克庄还提了二次,即一共四次。(1)和(2.1)这两次是用来瓜分不动产,第三次是用来瓜分动产,只是邢铁没有留意。判词说“县丞有二子二女,除长子登仕系长子,已身故外,见存一子珍郎及二女,皆刘氏所出外,以法言之,合将县丞浮财、田产,并作三大分均分:登仕、珍郎,各得一分,二女共得一分”^②,最后三句跟(1)的“使登仕尚存,合与珍郎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是一模一样的分产比例,即登仕33.3%:珍郎33.3%:一妹16.7%:一妹16.7%,这不是男2女1的分产比例又是甚么?刘克庄说这是“以法言之”,可见他不是邢铁所说,凭一己之意来判决,而是“就某法来说”,故我们称之为男2女1的分产法。

第四次提到男2女1时,刘克庄说“以法论之,则刘氏一子二女,合得田产三

^① 依照《宋刑统》的规定,哥哥在父亲生前用过10万元的聘财,弟弟在父亲死后与哥哥分产,除了一人一等份外,还要加上10万元的聘财,以示兄弟均一,达到公平。那么,假如姐姐在父亲生前,只得到5万元的嫁妆,而未婚妹妹在父亲死后,依照旧法,也是得到5万元(哥哥聘财10万元的一半),便可说姐妹均一;但是,依照新法,未婚妹妹却得到50万元,是否公平?如否,那应如何分产才达到已婚姐姐与未婚妹妹之间的公平?柳立言《宋代分产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则认为,旧法与新法是并存并用的,聘财之半法是用在未婚妹妹分产之时,家中已有付出聘财或姐姐嫁妆的先例,自然可以比照聘财和嫁妆计算,达到姐姐与妹妹的公平,而男2女1法是用在家中并无付出聘财或嫁妆的先例,既无聘财或嫁妆可以比照,乃采用兄弟的继承份额作为计算方法,以减少纠纷。

^② 《清明集》卷八,第255页。

分之二。”^① 刘克庄又是说“以法论之”，此法让刘氏一子二女合得田县丞不动产的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给登仕，那是甚么法？只有是男2女1的分产法，即登仕33.3%，珍郎33.3%，一妹16.7%，一妹16.7%，最后三人均刘氏亲生，加起来不就是“合得田产三分之二”，即66.7%吗？

综合上述，刘克庄提到男2女1的分产比例前后共有四次，可分成两组：一组是用于登仕、珍郎和二妹这四位兄弟姐妹分产用的，一共提了三次，包括“使登仕尚存，合与珍郎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合将县丞浮财、田产，并作三大分均分：登仕、珍郎各得一分，二女共得一分”，及“刘氏一子二女，合得田产三分之二”；无论怎样算，三次都是按照男2女1的比例来分产。另一组是用于珍郎和二妹这三位亲生兄妹分产用的，提了一次，即“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给二女”，也是按照男2女1的比例来分产。由此可知四点：

一是刘克庄在本案提到男2女1的分产比例时，既说这是“以法言之”，又说是“以法论之”，在另一《女婿不应中分妻家财产》案提到时，也是说“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②。我们可以肯定，它是法有明文。

二是男2女1分产法的当事人由始至终都没有包括入继子，根本没有以此分产法来少给入继子以多给二女这回事。

三是珍郎和二妹这三位孤幼都是刘氏的亲生子女，更没有多给谁以少给谁的问题，也没有特例可言。

四是当事人之中，登仕不是孤幼，但他本来应得之份，跟作为孤幼的珍郎是一样的，可见这个分产法是不分孤幼，只问男女，即男性拿一样的份，女性亦拿一样的份，不管这些男女之中谁是孤幼。这当然不能说是特例了。

总之，就史学方法来说，当案例包含多个事件时，必须将跟某一事件相关的资料全部集中一起解读，前后连贯，切忌断了脉络，或分开来读，尤其是重要的判决，都有“所本”，不会“有后无前”（一如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更绝少会“突然出现”或“只此一句”的。审理者写判词的一个目的是说服当事人，至少要让他们看得明白，不是猜谜。例如判词后来有一句说“将县丞财产内，珍郎与二妹作三分，登仕一分，各均分分析”，若断了脉络来读，恐怕会理解为珍郎与二妹合得75%，登仕只得25%。这句话应跟哪些相关的资料集中一起解读，我就留给读者解答好了。

（二）诸子均分法

刘克庄虽然明知应该采用男2女1法来替登仕、珍郎和两妹四人瓜分县丞的遗产，却没有采用，而借口“今登仕既死，止得依诸子均分之法”，这是不是刘克庄现在要用诸子均分法来重新替登仕、珍郎和二妹分产？从前文可知，这不是甚么新方

^① 《清明集》卷八，第255页。

^② 《清明集》卷八，第277页。

法,而是在第二阶段替登仕和珍郎分产所用的旧方法。刘克庄的意思是说:我也知道应该用男2女1法来重新分产,但我还是要继续用第二判所采用的诸子均分法:登仕一房(两女和继子)合得一子之份,珍郎和两妹合得一子之份,亦即双方对分。刘克庄为甚么这样蛮来?

刘克庄自己说“使登仕尚存”则用男2女1法,“今登仕既死”则用诸子均分法,判决的关键在登仕的生与死(即“尚存”与“既死”),合理的解释也许是这样的:登仕尚生,就跟刘氏足以照顾亲生子女一样,足以照顾亲生的两位幼女,而就家庭结构来说,登仕有偶秋菊,胜于丧偶的刘氏,所以实在没有理由对登仕一房施以法外之情,故分产就要根据当时实施的男2女1比例,登仕一房只分得33.3%。但是,登仕已死,遗下的秋菊和两名幼女便陷于劣势,外有刘氏的觊觎,内有继子的分产,实在值得同情,应该加以照顾,乃施以法外之情,采用诸子均分之法,让登仕一房分得50%。无论刘克庄的真正动机为何,50%较33.3%的确多了16.7%,由此可知两点:

一是登仕非孤幼,但他跟幼弟珍郎和两位幼妹分产时,本来还是应该用男2女1的分产比例,可见此法跟孤幼是无关的。

二是让登仕一房多得了16.7%的分产法,不是男2女1法,而是诸子均分法,假如用男2女1法,登仕一房反而少得,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那些主张男2女1法是应用于孤幼和让他们多得的学人,还请留意^①。

但是,刘克庄采用诸子均分之法,就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当然是珍郎和两妹所得减少了。采用男2女1法,珍郎得33.3%加上一妹16.7%再加上另一妹16.7%,三人共得66.7%,现在采用诸子均分法,三人所得变为50%,少了16.7%,那么如何弥补三人的损失?刘克庄于是把县丞的动产全部送给三人,他说“以法论之,则刘氏一子二女,合得田产三分之二[即66.7%],今止对分[即50%],余以浮财准折,可谓极天下之公平矣。”^②

第二,是登仕两女所得超过两姑。既采用诸子均分法,刘克庄乃把田县丞遗产分为两大半,刘氏所生珍郎和二女(即登仕女儿的姑姑,故谓二姑)得一半,登仕一房(两女和继子)得一半,分产比例是50%:50%。在得到各自的50%之后,双方

^① 除了邢铁,还有高桥(津田)芳郎《再论南宋“儿女分产”法》,《法制史研究》第13期,2008年,第43—68页;魏天安《宋代财产继承法之“女合得男之半”辨析》,《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28—131、152页。三人都主张男2女1法是为了照顾孤幼。有趣的是,高桥认为是照顾未成年“男子”,邢铁认为是照顾未成年“女子”,明显是矛盾,但他们用的史料是重叠的。个人认为,各人对史料的解读不同,得出的论点便会不同,但假如要对每一案件都好像本文一样,先行解读再写论文,恐怕不少案件都要花数千字来解读,一篇论文要用多个案件,岂非动辄数万字以上?高桥几乎分析了所有跟男2女1法有关的案例,但无一能够成立,见柳立言《南宋在室女分产权探疑》。

^② 《清明集》卷八,第256页。

进一步的分法如下：

1. 在珍郎和二妹所得的 50% 中，珍郎得 25%，一妹得 12.5%，另一妹得 12.5%，这是克庄说得清清楚楚的“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给二女。”^①

2. 在登仕一房所得的 50% 中，如前所述，是依照户绝财产的分产比例，继子得四分之一即 12.5%，余下四分之三由两女平分，每人得 18.75%。

一看就知，登仕两女各得的 18.75% 多于两姑各得的 12.5%。均平的办法有很多，例如把四位女性的份额加起来除以四，但刘克庄采取另一个办法，就是把登仕两女所多得的全部扣除，拿出来葬父。

对登仕的丧葬费和香火钱，邢铁说“最后决定让珍郎、登仕的两个幼女和所立的嗣子各拿出所得家产的四分之一，作为田县丞和登仕的香火之用。田县丞两个女儿的份额不变，与两个年幼的侄女份额接近了，嗣子所得的份额更少了。”^② 这实在是不知所云，判词却说得十分清楚“刘氏必谓登仕二女所分反多于二姑，兼登仕见未安葬，所有秋菊二女，照二姑例，各得一分，于内以一分充登仕安葬之费，庶几事体均一。”^③

这是说，要登仕二女所得跟二姑打平，乃将二女超过二姑的部分拿出来作为父亲的丧葬费用，每人要拿出 6.25%，合计 12.5%，刚好跟两女和两姑所得的份额相同，这就是判词“于内以‘一分’充登仕安葬之费”句中，“一分”两字的由来。其实，丧葬费未尝不可以从田县丞的浮财里付出，但刘克庄为了避免刘氏又不服，乃牺牲了登仕两女，结果就是登仕一房之中，继子得 12.5%，一幼女得 12.5%，另一幼女得 12.5%，三人等份，根本违反了继子得四分之一和两女合得四分之三的户绝分产比例，这就是刘克庄“少给”孤女的铁证，而继子连一毛钱都不必付出来葬父，哪里有减少他的份额？

最后，刘克庄说“田氏田产，本司已请都昌县尉就本司分作八分，牒军唤刘氏母子并秋菊同赴本司，拈阄均分……通仕别无窥图，方得以其子承此一分”，又说：“续据罗司理解到分析关书共八本，赴司乞印押，责付各人”^④。这是说，把田县丞的不动产分为八个等份，每份写入一本关书（分家文书），一共八本，由各人以抽签的方式取得，以避免纷争。那么，每本关书之内的份额是多少？当然是 100% 除以 8 等于 12.5%，由珍郎抽二本得 25%，一妹抽一本得 12.5%，另一妹抽一本得 12.5%，登仕继子抽一本得 12.5%，也许亦由他多抽一本即登仕丧葬费得 12.5%，登仕一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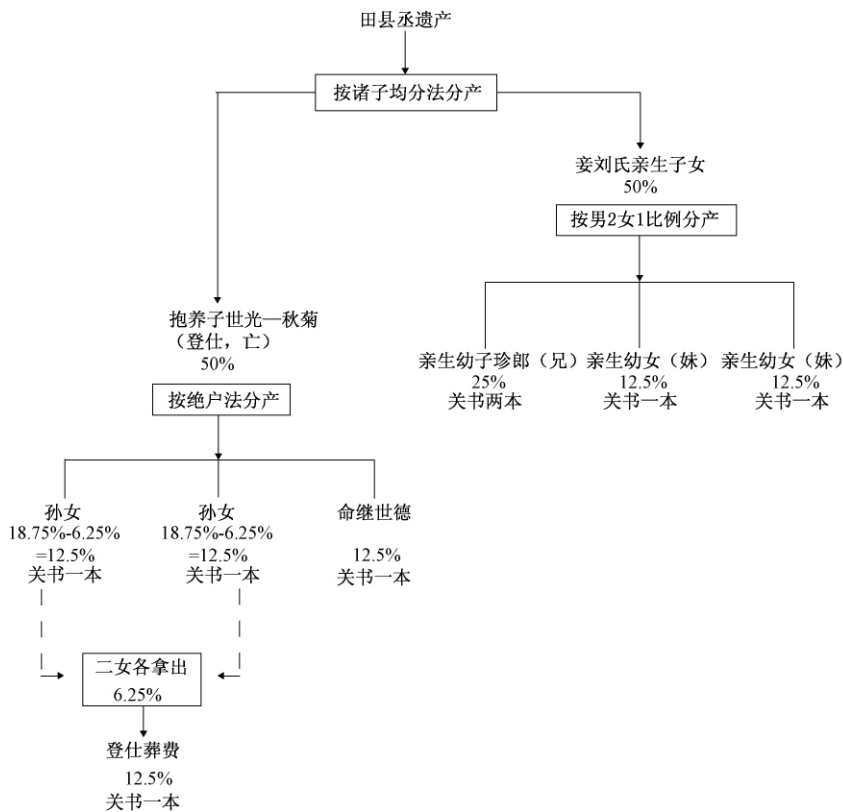
① 《清明集》卷八，第 255 页。

② 《南宋女儿继承权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第 123 页。

③ 《清明集》卷八，第 255 页。

④ 《清明集》卷八，第 256—257 页。

抽一本得 12.5%，另一女抽一本得 12.5%。为清眉目，将最后的分产比例和所得关书图示如下：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虽然用了诸子均分法，没有用男 2 女 1 法来分割县丞遗产，但登仕两位幼女最后所得，即扣去登仕的丧葬费用后，事实上跟用男 2 女 1 法来分产是一样的（即登仕一房本来只得 33.3%，依户绝法分给两女四分之三和入继子四分之一，两女各得 12.5%），而刘氏一子二女得到全部浮财，大抵没有多少损失，故刘克庄的确是精算。

结论

未婚女承受父亲遗产的权利从北宋至南宋的最大变化，不是从无变有，而是从少变多：北宋的未婚姐妹只分到兄弟聘财的一半（聘财法或旧法），而南宋的未婚姐妹可分到兄弟承分的一半（男 2 女 1 法或新法）。这变化最重要也无可争议的，自是“少给男以多给女”，即减少了兄弟所继承的父产，来增加未婚姐妹的分得。邢铁认为，这是为了照顾孤幼。

照顾孤幼的说法能否成立，必须过两关：一是符合逻辑，二是符合史料。根据逻辑

辑推理，男2女1新法既然是限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分产，与他人无干，而且又是少给男以多给女，故必然是由多得的女性来照顾少得的男性，不可能反过来由少得的男性照顾多得的女性。就此而言，邢铁照顾幼女的说法一开始就违反逻辑，启人疑窦，细究他所用的史料，果然是完全误读，执法者根本没有利用男2女1新法来处理两位幼女跟入继兄弟的分产，而且不但没有多给她们，反是少给，而邢铁所算出的丧葬和香火费亦无法符合八本等份关书的份额，不知如何抽签。

现代史学界流行多元解读，例如把文本解构来读，或加油添醋来读。个人认为，这些不过是解读的“方法”，而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我们用来检查解读的“结果”有多少可信性的手段只有一个：端看这解读能符合史料中的多少“基本史实”（simple facts，例如关书有八本这种没有争议性的史实）。假如某件史料包含五个重要基本史实，而我们的解读只能符合其中一个，这解读的可信性就很低，假如它能一举符合全部五个，它的可信性就很高。所以，若对《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有新的解读，就必须符合下列所有史实，否则只是枉费心机，毋庸再驳：

1. 分割田县丞遗产给登仕一房和珍郎时，是用诸子均分法，两者所得相同。
2. 最弱势最需要照顾的幼女是登仕一房的两名幼女。
3. 登仕一房多得了 16.7% 的遗产，是因为采用诸子均分法。若用男2女1法，反为少得。
4. 登仕一房产业分给两名幼女和命继子时，一女得 18.75%，另一女亦得 18.75%，均多于命继子的 12.5%，是因为采用户绝分产法。若用男2女1法，二女所得反少于男。
5. 为了筹措登仕的丧葬费，乃把两名幼女的 18.75% 减少为 12.5%，而命继子分毛不减，仍是 12.5%，竟连一文钱都不必拿出来葬父，这是少给幼女的铁证。
6. 珍郎与两妹之间的分产比例是采用男2女1法。三人都是刘氏亲生，也都是孤幼，而且刘氏尚在，看不出刘克庄为何要特别照顾两妹。
7. 登仕、珍郎和二妹的分产比例本应采用男2女1法，登仕已成年，所得跟珍郎一样，看不出男2女1法是专门用在孤幼身上。
8. 六个人分产，有八本关书，每本关书的财产份额都是 12.5%，其中一本用作丧葬费，余下七本由六人随便抽出各自的份额。任何新的解读都要符合这数目。
9. 针对男2女1的分产比例，刘克庄前面说是“以法言之”，后面说是“以法论之”，在另一案件里也说“在法”，都是当时实施的法规，不是一己之意。
10. 刘克庄四次提到的男2女1分产比例分为两组：一组是用于成年的登仕、幼年的珍郎和二妹，另一组是用于同是孤幼的珍郎和二妹。新的解读不但要符合这两组分产比例，而且要说明为何两组都采取同一比例。

有谓史无常法，但任何历史解释都应符合史料中的史实，符合得愈多便愈有说服

力。所以,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应是先找出史料中的一众史实,依“时 when”、“地 where”、“人 who/whom”和“事 what”,放进一个大事年表里,然后才是找出它们的“为何 why”和“如何 how”。

附件

刘后村 《继绝子孙止得财产四分之一》,《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第251—257页。

凡是〔〕内文字,乃据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卷一九三第1726—1730页增入或修改;凡是()内文字,乃笔者所加;标点亦偶有改动,不一一注明。

(按:以下是第二次判词,简单包含第一次判词。刘克庄作出第二判时,只知有登仕一房两名幼女和珍郎一房,尚不知珍郎有两位亲妹,故她们在第二判里从头至尾都未曾出现。总之,判词内的分产当事人,只有登仕一房(两位幼女和命继子)及珍郎)

田县丞有二子,曰世光登仕,抱养之子也,曰珍珍,亲生之子也。县丞身后财产,合作两分均分。世光死,无子,却有二女尚幼。通仕者,丞公之亲弟,珍珍其犹子,二女其侄孙。男方卅角,女方孩提,通仕当教诲孤侄,当拊恤二女,当公心为世光立嗣。今恤孤之谊无闻,谋产之念太切,首以己子世德为世光之后,而宝〔撰〕藏世光遗嘱二纸,以为执手。世俗以弟为子,固亦有之,必须宗族无间言而后可。今争讼累年,若不早知悔悟,则此遗嘱二纸,止合付之一抹。何者?国家无此等条法,使世光见存,经官以世德为子,官司亦不过令别求昭穆相当之人,况不繇族众,不经官司之遗嘱乎?通仕所以不顾条令,必欲行其胸臆者,不过以县丞与世光皆不娶,而侄与侄孙皆幼孤,可得而欺凌耳。在法:诸户绝人有所生母同居者,财产并听为主。户绝〔同居〕者且如此,况刘氏者,珍珍之生母也,秋菊者,二女之生母也,母子皆存,财产合听为主,通仕岂得以立嗣为由,而入头干预乎!度通仕之意,欲以一子中分县丞之业,此大不然!考之令文: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又云:诸已绝而立继绝子孙(即命继),于绝户财产,若止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然则世光一房若不立嗣,官司尽将世光应分财产,给其二女,有何不可,通仕有何说可以争乎?若刘氏、秋菊与其所生儿女,肯以世德为世光之子,亦止合得世光全户四分之一,通仕虽欲全得一分,可乎?往往通仕亦未晓法,为人所误,此通仕之谬也。刘氏自丞公在时,已掌家事,虽非礼婚,然凭恃主君恩宠,视秋菊辈如妾媵。然观其前后经官之词,皆以丞妻自处,而绝口不言世光二女见存,知有自出之珍珍,而不知有秋菊所生之二女。所以蔡提刑有产业听刘氏为主之判,而当职初览刘氏状,所判亦然,

是欲并世光一分归之珍珍，此刘氏之谬也。通仕、刘氏皆缘不晓理法，为囚牙讼师之所鼓扇，而不自知其为背理伤道。当职反复此事，因见田氏尊长铃辖家书数纸，亦以昭穆不相当为疑，又云族中皆无可立之人，可怜！可怜！又云登仕与珍郎自是两分，又云登仕二女使谁抬举，又云刘氏后生妇女，今被鼓动出官，浮财用尽，必是卖产，一男二女，断然流下，又云老来厌闻骨肉无义争讼，须与族人和议。书中言语，无非切责通仕，而通仕不悟，乃执此书以为证验，岂通仕亦不识文理邪？当职今亦未欲遽绳通仕以法，如愿依绝户子得四分之一条令，可当厅责状，待委官劝谕田族并刘氏、秋菊母子，照前日和议，姑以世德奉世光香火，得四分之一，而以四分之三与世光二女，方合法意。若更纷拏，止得引用尽给在室女之文，全给与二女矣。此立嗣一节也。

（按：以下是克庄劝谕刘氏分家一节）

刘氏，丞之侧室，秋菊，登仕之女使，昔也行有尊卑，人有羸细，爱有等差，今丞与登仕皆已矣，止是两个所生母耳。尽以县丞全业付刘氏，二女长大，必又兴讼，刘氏何以自明？兼目下置秋菊于何地？母子无相离之理！秋菊之于二女，亦犹刘氏之于珍珍也，人情岂相远哉！县丞财产合从条令检校一番，析为二分，所生母与所生子各听为主，内世光二女且给四之三，但儿女各幼，不许所生母典卖。候检校到日，备榜禁约违法交易之人。案呈本军见在任官，选委一员奉行。

（按：以下是克庄劝谕刘氏秋菊等五人接受命继一节，亦即回应《刘氏诉立嗣事》）

寻具呈，再奉判：裘司理居官公廉，帖委本官唤上田族尊长〔制属颇有私意干请，司理可以义理晓之〕，与通仕夫妇、刘氏珍郎并秋菊二女，当官劝谕，本宗既别无可立之人，若将世光一分财产尽给二女，则世光遂不祀矣。通仕初间未晓条法，欲以一子而承世光全分之业，所以刘氏不平而争。今既知条法，在室诸女得四分之三，而继绝男止得四分之一，情愿依此条分析，在刘氏珍郎与秋菊二女，亦合存四分之一，为登仕香火之奉。取联书对定状，申。

（按：以下是第二次判词的执行情况，并说明分家之合法性）

大凡人家尊长所以心忿者，则欲家门安静，骨肉无争，官司则欲民间和睦，风俗淳厚，教唆词讼之人则欲荡析别人财产，离间别人之骨肉，以求其所大欲。通仕名在仕版，岂可不体尊长之教诲、官司之劝谕，而忍以父祖之门户，亲兄之财产，履足囚牙讼师无穷之溪壑哉！案录当职前后所判三本，一付通仕，两付裘司理，唤上刘氏珍郎及秋菊母子，各给一本。所有检校一节，司理狱官不可至外县，帖都昌王县尉赴司理厅，共议一定之说，前去检校，申。

如此区处，刘氏必又与秋菊有争；妇人无知，但云我是丞妻，汝是登仕之婢，而不自知其身之亦妾也。在法：惟一母所生之子不许掇拨，今珍郎刘氏所出，二女秋菊

所出，既非一母，自合照法揀拨，以息日后之讼。

（按：以下是第三次判词，这时刘克庄才知道所有的分产当事人：登仕一房（两幼女和命继子）、幼弟珍郎，和两位幼妹）

再据刘氏诉立嗣事，奉判：前此所判，未知刘氏亦有二女，此二女既是县丞亲女，（按：以下主要说明兄弟姐妹四人如何分割父亲田县丞遗产，旁及命继，共同构成本案全部的分产情况）

（1）使登仕尚存，合与珍郎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

（2）今登仕既死，止得依诸子均分之法：

（2.1）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给二女。

（2.2）登仕二女，合与所立之子共承登仕之分，男子系死后所立，合以四分之三给二女，以一分与所立之子。如此区处，方合法意。

（按：不采取上述（1）之男2女1法而采取（2）之诸子均分法，便引起两个问题，以下主要说明应如何解决，旁及命继）

（问题一，登仕二女所得多于二姑：）但刘氏必谓登仕二女所分反多于二姑，兼登仕见未安葬，所有秋菊二女，照二姑例，各得一分，于内以一分充登仕安葬之费，庶几事体均一。

（旁及命继：）通仕者，既欲以子继登仕之后，当拊恤刘氏、秋菊母子，当避嫌不得干预县丞位下之事。刘氏、秋菊亦宜念通仕是县丞亲弟，所分之业，仅得八分之二，与其立疏族，不若立近亲。帖司理劝谕通仕，使责状在官，除立嗣子上分之外，不得干预兄位财谷。仍责诸干佃知委状，申。日前欺主侵盗之罪，姑照减降旨挥，并免追究，再犯追上，重作施行。并帖司理、王县尉，将县丞财产内珍郎与二妹作三分，登仕一分，各均分分析，申。

（问题二，弥补珍郎和二妹之少得：）准判：当职虽如此书判，尚恐教唆者煽动刘氏，欲为二女求添。缘县丞身后浮财笼篋，皆是刘氏收管，即不在检校分张之数，刘氏若果念县丞笃爱儿女，自当以此浮财贴助男女婚嫁，比之登仕位下止得田产，而并不得浮财，已不胜其多矣。并将司理劝谕。

（按：以下说明何以让珍郎和二妹独得父亲浮财）

寻呈押据帖，再奉判：据刘氏词，县丞有二子二女，除长子登仕系长子，已身故外，见存一子珍郎及二女皆刘氏所出外（外字乃衍字）。以法言之，合将县丞浮财、田产，并作三大分均分：登仕、珍郎各得一分，二女共得一分。但县丞一生浮财笼篋，既是刘氏收掌，若官司逐一根索检校，恐刘氏母子不肯贲出，两讼纷拏，必至破家而后已。所以今来所断，止用诸子均分之法，而浮财一项，并不在检校分张之数，可以保家息讼。仝厅更开谕刘氏，取愿状，呈。

寻责据刘氏供状呈，奉判：以法论之，则刘氏一子二女，合得田产三分之二，今止对分，余以浮财准折，可谓极天下之公平矣。帖司理照所判奉行。刘氏乃父之侧室，秋菊乃子之女使，珍郎与二女乃叔行也、姑行也，秋菊所生之二女，侄行也，自是合有分别，除浮财外，所有田宅，并照今来所判，检校分析，申，并帖王县尉照应。

（按：以下是第三判的执行情况）

续据刘氏等诉家产事，奉判：此事当职累判千百言，可谓明白，访闻所委官裘司理，母妻之家皆在都昌，意有牵掣，遂使已明白之事尚未予决。牒新知郡，索一宗案卷，子细披阅，别委无干碍清强官，照元判监刘氏等分析，申，十日。

续据都昌王县尉申，品搭分析田县丞田宅财产事，奉判：田氏田产，本司已请都昌县尉就本司分作八分，牒军唤刘氏母子并秋菊同赴本司，拈阄均分。所有田通仕欲以子世德继登仕之后，昭穆不顺，本不应立，以其系亲房，姑令继绝。仰本军唤田世德与本生父通仕前来拈阄，如不肯来，径将此一分县尽给诸女，条法行，悔之无及。仍从本军取通仕愿状，申，并帖司理照应。牒内再奉判：如各人愿就本军拈阄分析，请备词，申。

续据田柏年状，昨与阿刘至争亡侄立嗣，奉判：田通仕执留登仕丧柩在家，以为欺骗孤幼，占据产业之地，此何理哉？今生者各已有分析，惟登仕丧柩，合为理会。东尉唤上刘氏、秋菊，就两位儿女众财之内，截拨一项钱物，为登仕葬送之费。切待行下军、县，责令族众如法营办，通仕不得干预。所有刘氏、秋菊两分，母子自要相依而居，于通仕者何干预？兼通仕之子本不得立，所有见拨一分产业，行下本县拘留，候登仕葬讫，刘氏、秋菊并儿女各安居讫，通仕别无窥图，方得以其子承此一分。

继据甲头雷先、干人余德裕状，催诉上件事，奉判：此事甚不难决，而淹延数月，田制属死于旅邸，余德裕又以疾告，使提刑司有累月不决之讼，亦本司之耻也。人、案并押下罗司理，照已行监分析，申，五日。余德裕系干人，本非家长，岂有官司不为予决，却使干人宰制主家之理，请司理详前后所判，介意早为分析，申。续据罗司理解到分析关书共八本，赴司乞印押，责付各人，请令。奉判：令各人领关讫，金厅对定，此一节呈。如刘氏、秋菊母子与通仕和允已定，仰责状入案，却将田允勲一分关书并行给付，如未对定，合候葬讫，经本司请给。金厅寻责据刘氏、秋菊等，与田通仕和允供状，金厅官书拟呈，奉判：行，仍牒军，更请照本司已行，催建昌县趣了葬事讫，申。

（作者柳立言，1958年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0年10月18日